

我们互为彼此的影子

□贾平凹

中国的传统里,有“严父慈母”之说,所以在初为人父时可以对任何事情宽容放任,对儿子却一派严厉,少言语,多板脸,动辄吼叫挥拳。我的邻居名叫“张有余”,他的儿子就从不说出“鱼”来,要吃饭桌上的鱼,就只好说吃“蛤蟆”,于是小儿骂仗,只要说出对方父亲的名字,就算是恶毒的大骂了。可是每一个人的经验里,却都在记忆的深处,牢记着一次父亲严打的历史,耿耿于怀,到晚年说出来仍愤愤不平。我们总是发现父亲对儿子的评价不准,不是说儿子“呆”,就是说他“痴相”,以致儿子成就了事业或成了名人,他还是惊疑不信。

可以说,儿子与父亲的矛盾是从儿子一出世就有了,他首先使父亲的妻子爱心转移,再就是向你讨吃讨喝,以致意见相悖惹你生气,最后又亲手将父亲埋葬。古语讲,男当十二替父志,从儿子12岁起,父亲就慢慢衰退了,所以做父亲的从小严打儿子,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人之生命本源里的嫉妒意识。若以此推想,女人的伟大就在于从中调和父子之间的矛盾了。

只有在儿子做了父亲以后,他才有觉悟对自己的父亲好起来,可以与父亲在一条凳子上坐下,可以跷二郎腿,共同地衔一支烟吸。但是,做父亲的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在家中的真正权势后,对儿子能促膝相谈的态度,却很有几分苦楚,儿子的恭敬即使出自真诚,父亲在本能的潜意识里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,于是他开始钟爱起孙子了。父亲钟爱孙子,便与孙子没有辈分,嬉闹无序,孙子可以嘲笑他的爱吃爆豆却没牙咬动的嘴,在厕所比试谁尿得远,自然是爷爷尿湿了鞋而被孙子拔一根胡子来惩罚了。这样的场面,往往使做儿子的感到了悲凉,在孙子不成体统地与爷爷戏谑时,就要打自己的儿子,但父亲却在这一时刻里凶如老狼,开始无以复加地骂儿子,把积



聚于肚子里的所有不满全要骂出来,真骂个天昏地暗。

我说,作为男人的一生,是儿子也是父亲。前半生,儿子是父亲的影子;后半生,父亲是儿子的影子。前半生,儿子对父亲不满;后半生,父亲对儿子不满。记得有一个理论解释说,世上有些东西并不存在着什么优劣,而质量的秘密全在于次序排列,石墨和金

刚石构成的分子相同,而排列的次序不一,质量截然两样。所以我认为一代一代的人是上帝在一次次重新排列后,推到世界上来的,那么你曾经是我的父亲,我的儿子何尝又不是你,父亲和儿子原本是没有区别的。明白了这一点多好呀,现时为人父的你还能再压制你的儿子吗?现时为人儿的你还能再怨恨现时的父亲吗?不,不,还是这一世民主、和平、仁爱地活着为好!

家幽默

姜还是老的辣

今天给我妈发了一个一百元的红包,她问我为啥不开?我说:“不可能吧?你再试试。”于是又发了一个一百元的,然后她把俩都收了。姜还是老的辣啊……

摘草莓

暗恋班上一位女生很久了,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对那位女生说:“明天有空吗?我们一起去摘草莓吧!”

结果她回答:“可是我不会爬树呀!”

我瞬间石化了……

画爸爸妈妈

去幼儿园接儿子,老师说你这孩子很乖,让他在本子上画爸爸妈妈,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把你画上,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!回家后我问儿子为什么,他说:“你那么胖,本子上根本不够画。”

证明自己

当年我成绩很差,老师和同学都嘲笑我,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,以后只能去搬砖。我不服气,暗暗下定决心,起早贪黑,努力学习,成绩突飞猛进,终于考上了大学。读了土木工程,毕业后跑去搬砖。我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:搬砖是命中注定的,和考不考得上大学没关系!

好委屈

儿子在家调皮捣蛋,被老婆打了,然后跑到我这里诉委屈,我说他:“你傻啊!你妈打你,你不知道跑啊?”儿子擦了擦眼泪对我说:“妈妈打你,你不是也不敢跑吗!”

我命由我,不由天

女朋友坐在沙发上抛硬币,一边抛一边自言自语:“如果抛三次都是反面,我就减肥!”

第一次是反面。她还淡定:“没事,还有机会。”

第二次又是反面。她仍然心存侥幸:“命运不会就这样抛弃我的。”

第三次还是反面,她终于坚定地一拍桌子,怒道:“我命由我,不由天!”

爱的真相

听到个老外在地铁上边打电话边哭得稀里哗啦:“你根本就不爱我!你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学英语!”

数字对话

阿拉伯数字0在逛街,迎面遇到也在逛街的阿拉伯数字8,擦肩而过的时候,数字0忍不住哼了一声说:“胖就胖嘛,干吗把腰带系那么紧!” (广日)

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3)

■文/九夜茴

李阿姨要我给她做儿媳妇,我是认真愿意的

小船哥总是干干净净的,眉眼漂亮,连笑容都清透。他的衬衫总飘着一股好闻的香皂味,整齐利落。他不会一个袜筒高,一个袜筒低,也不会把白球鞋穿成灰球鞋。

我们院子里的人都说他叔叔家会生养,有个这么精神、听话、懂事的孩子。的确,我不记得小船哥和谁吵过,他不会和别的男孩子一样去做无聊的恶作剧,也不像辛原哥那样默然笼着一层阴郁。他是恬静舒朗的男孩,天生就有光芒。

何叔叔和李阿姨都是工人,两口子没念过什么书,可是小船哥不知随了谁,从小就喜欢读书。小船哥看过很多小人书,他的零花钱从来不买粘牙糖这样的零食,也不买泡泡胶什么的玩具,都用去租书了。五分钱一本书,他常常租十本回家慢慢看。

我就溜去他家缠着他给我讲故事,《杨家将》《岳飞传》《聊斋》,他都能讲得绘声绘色。我尤其喜欢听《西游记》,每当小船哥一开头念起:“话说唐僧师徒四人……”,我就眉开眼笑起来。

还有《红楼梦》我也喜欢,知道做小姐要比丫鬟好,小船哥有一副红楼梦的扑克牌,他递给我黛玉和宝钗的,我就收下,递给我傻大姐的,我就扔在地上。我们常表演这个节目,逗得院子里的大人们咯咯地笑。他们都知道我爱黏着小船

哥,有时候我妈故意逗我,说不要我了,我就抱起我的布娃娃,一溜烟跑到小船哥那屋去,他们就笑得更厉害了。小船哥的妈妈李阿姨对我也格外好,每次我去,准给我拿好吃的。她是南方人,会做一种面糖,像小兔子的形状,里面是糯米面,外面裹一层砂糖,眼睛点上山楂红丝,我一口气能吃三个。李阿姨也开过玩笑,说要我给她做儿媳妇,可他们都不当真,唯独我是认真愿意的。

我们家对门的院子住着一个原先国民党的高官,我管他叫将军爷爷,他在秦城监狱里坐了十几年的牢,后来接受了统战工作,被放了出来。他一生没有婚娶,小院里只有他一个人住,养了满院子的花草草。将军爷爷打仗时落下了病,腿脚不利索,小船哥总去帮他浇花,我便也跟着去。

院里有一个大水缸,里面灌满了浇花用的凉水,我趴在缸边,把胳膊浸在水里,特别凉快。可将将军爷爷和小船哥都不让我这样,怕我掉进去。为此,小船哥还给我讲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,那可比在小学课本上学到的要早多了。

院子里有葡萄架、无花果,也有美人蕉、君子兰。而站在花丛中,笑着呼唤我名字的何筱舟,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抹光亮。

下期关注:秦川是我们院子里的异类

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13)

■文/潘运明

老洋人的队伍回来了

夜幕扯起,天色微明,张庆率领哗变出来的五百多名马步兵出现在扶沟城外。不明真相的队伍压境,凌乱的枪声不停,使城内官民士绅人心惶惶,无以自保。县知事赵佩鹤在县署自己的书房里踱来踱去,一筹莫展,心如油煎。因县城没有官军驻扎,只有五十余人的巡缉队担任守防任务,如遇变故,难以抵御。

正在赵佩鹤六神无主之时,忽闻巡缉队王队长官前来求见。

善于察言观色的王队长官见赵知事满面愁容,在屋里乱转,就开门见山地问道:“赵知事,眼看变兵就要攻城,大军压境,咱们该如何退敌?”

“王队长,区区几十人的巡缉队,哪是变兵的对手,如若抗拒,不啻以卵击石,玉石俱焚,不知王队长有何退敌良策?”

“鉴于时局混乱,我想咱们还是顺应潮流,响应起事,只要以诚恳的态度欢迎他们进城,或许可以减少伤亡,保住城池不被毁灭。”

“既然王队长这么有信心,那就按你的思路去办好了,但要记住一句话,千万不能给民众带来无谓的伤亡。”

“那我就先派人出城与老洋人联系,待商量好后再开城门。”

王队长从县署出来,急匆匆赶到巡缉队,派能说会道的队员到城外与张庆联络开城之事。

张庆、徐铁头等正在组织各杆各队开始攻城,忽听城门上大声喊道:“队伍可是老洋人的队伍吗?先不要开枪,我们王队长有话要说。”

接着,城上吊下来两名巡缉队员,来到张庆面前,两名队员告知了王队长请队伍入城的意图后,张庆哈哈大笑道:“既然王队长和赵知事深明大义,我们也要约法三章,人马进城后,严守纪律,不烧、不杀、不抢、不淫,让城内绅民备些粮草,我等在城内驻扎一夜,补充些给养便回豫西。”

两名巡缉队员将此话传回来后,赵知事迅速

组织绅民在城门口设下一桌桌酒席,摆上黄金白银,大张旗鼓地迎接队伍入城。

吊桥放下,城门大开后,个头高大,肩宽背厚,头发金黄,面色雪白,鼻梁高挺,眼窝深陷的“雪里迷”张庆,身着军服,背插钢刀,腰间斜挎双枪,红色枪穗飘荡晃眼,神威凛凛地在前面跨马慢行,一边走一边双手抱拳,目光沉稳,与绅民们打着招呼:“打扰了!打扰了!”

“张连长,民众们备有薄酒,请务必赏脸。”面色赤红、耳朵垂肩的绅士们捋一脸笑容,高高举起手里的酒碗。

张庆弯下腰接过酒碗,咕咕咚咚灌进肚里,一抹嘴仰天大笑道:“好酒、好酒!想不到扶沟的人好,酒也好啊!”

“张连长,我等在此迎接,略备银两,请弟兄们笑纳。”

张庆挥了挥手道:“今天我等冒犯贵地,多有打扰,实属不该,扶沟城并不富裕,银两嘛,就免了吧!我们虽然是哗变的兵卒,但决不会给绅民增加麻烦,请父老乡亲们放心,我们今晚在此驻扎歇息一夜,明天就要赶回豫西,决不过多打扰。”

人马在城中停留一夜,一批批绅民前来慰问犒劳,粮饷得以补充。次日清晨,张庆率队离开扶沟,经西华、许昌、襄城等地,顺利返回宝丰,所有人马全部驻扎在魔家营、杨旗营一带的村寨里,休整待命。

“张庆回来了!老洋人回来了!”附近隐匿起来的杆众及百姓奔走相告,魔家营这个边远小寨一夜之间增加数百人,热闹非凡,入杆的,送粮的,送款的……随着各色人等的接踵而至,酒店、杂货店、小吃铺、染坊、药铺等生意也红火起来,这里一时成为豫西绿林好汉相互结交的“梁山泊”,成为多少青壮年人心仪向往的场所。

下期关注:不当总驾杆